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九回 脫身計念咒聚神將 避閨房途窮陷縲紲

金貴戰勝了武豹，用單刀把武豹的頭皮削掉了一塊兒，武豹敗下去了。後邊這伙賊呀，眼睛都紅了：哎呀，這個小不點兒還真有點本事呢。沒等大伙說話，有一個人從後邊嚷了一聲：「大哥，別人都別過去了，讓給我。」此人二十來歲，長得儀表堂堂，咄咄一用掉身上粉緞的大氅，嘍兵給接了過去，露出裡頭一套粉綾緞的短衣，身背後，亮出單刀，此人正是鑽雲燕子奚金哥。一縱身，奚金哥就來到前邊，把單刀一擺，來了一個夜戰八方藏刀式：

「孩子，你回去，我不跟你打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跟我打？」

「你是個孩子，我就是把你殺了，我也不算什麼英雄。」

「我問你，你是高山上幾等的？」

「我呀？我沒等。」

「你沒等你回去，誰有等？叫有等的過來。」

「哈哈，你這孩子口氣還不小呢，難道你就真的不要命了嗎？最好換個大人過來。」

唐鐵牛一看：不行啊！別叫老疙瘩吃虧呀！他認識啊，這就是夜入皇宮寶藏庫，盜出九龍珍珠冠的奚金哥——鑽雲燕子呀。「我說老九呀！你在後邊觀陣，看三哥的。」

花雲平說：「還是我過去吧！」

「二位，你們後邊觀陣，我先跟他打一陣。」這話音剛完，一個人已經上去了。

唐鐵牛一看，正是王明。王明縱身來到當中，替下了金貴，一擺單刀說：

「你就是鑽雲燕子奚金哥嗎？」

奚金哥連眼皮都沒眨，上下一打量王明，把嘴一撇，「你是『小八義』裡的第幾個呀？」

「我配不上『小八義』，我是他們狀元府的一名家將。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姓王，叫王明。」

「無名鼠輩，你是來送死的，換『小八義』的人過來，我殺了你揚不了名。」

「呸，奚金哥，你也不要太狂妄了，咱們刀上見高下，你看刀。」王明就跟奚金哥打到一處。奚金哥跟他來回不到兩三回合，心裡暗想：我不能跟他打長了，要時間長了，顯不出我的本事，奚金哥伸左手由打鏢囊裡抽出一支鏢來，他這叫刀裡加鏢，他右手刀一個虛晃刀花兒，「啪」左手鏢在刀花中打出，「砰」正好打在王明的哽嚥咽喉，「咕咚！」王明倒在了地上，「噹啷啷」刀掉了，王明被他一鏢打死。

「大哥啊！」王亮在後邊撕心裂肺地大喊了一聲。

「誰再過來？」奚金哥把刀往後一撤，故意裝出一副較輕鬆無所謂的樣子。唐鐵牛一看：哎喲，好厲害！別看三個照面，這刀花太快了，動作太靈了，再說印的鏢是怎麼拿出來的我都沒看明白，聽說過，他是左手鏢，這左手鏢防不勝防，因為是兩手忙活，容易擾亂人的視線。

唐鐵牛想，別人可別再過去了。王明死了，王亮能讓嗎？他擺刀就要過去跟奚金哥玩兒命，唐鐵牛一把扯住他說：

「王亮啊，不許過去。」

花雲平也要過去，唐鐵牛也給攔住了，「雲平，聽三哥的，誰也不許過去。三人同行，老大受苦，我比你們歲數都大，我過去。」唐鐵牛小聲說：「咱們不能再跟他們打了，老九還小，得想辦法，你們幾個人走。」

「那三哥你呢？」

「我不走，我給你們斷後路，我把這幫賊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，不然我們來幾個都得交待了，誰也走不了。他們人多，咱們人少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一會兒天亮了，更走不成了。」

「三哥，那你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過去打，到前邊我打著打著，你們看我一念咒，馬上就走。」

「那我們怎麼能走，把你擡到這兒？」

「嗨！你們走你們的，三哥擡不到這，三哥是什麼人，我自有辦法，我要天亮不回去，你們就也給我寫個靈牌，跟阮英擺在一塊兒，三哥我死後我魂，保護著你們，你們勤給我上著點供，三哥嘴饞。」

花雲平一聽，你就這個辦法呀！

「三哥這……」

「別囉嗦！我告訴你們，誰也不許過去。王亮，你不許感情犖事，咱們以大局為重，走你們的吧。」唐鐵牛囑咐完了，把鐵棒槌從後屁股上拿下來，不慌不忙地走過來了。

唐鐵牛把鐵棒槌往一塊一碰「當！」，「來吧，咱兩個拉嘎拉嘎。」

把奚金哥的鼻子都要歪了，什麼叫「拉嘎拉嘎」？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呀？你不是在找『小八義』的人嗎？在下『小八義』排行在三。你就叫我三爺吧！姓唐，唐鐵牛，外號金錢豹。」

「噢——，你就是唐鐵牛哇？」

「對了，一點兒也不摻假。」

「姓唐的，你還沒長夠尺寸，也算『小八義』一員嗎？」

「長下不夠，肥瘦上找齊，我告訴你奚金哥，別太狂了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強中自有強中手，對不對？我告訴你，唐三爺一出世，大江大浪經歷了多少，小水溝裡翻不了船。奚金哥，你不就是進皇宮盜珍珠冠的那個嗎？充其量不過是個大盜賊，誰過年不吃頓餃子，用不著誇耀，這叫八仙過海，各有其能。來來來，咱倆就在這好好比畫比畫，你用你的刀、我用鐵棒槌，我知道你會打左手鏢，那不稀奇，我一眨巴眼就把你的鏢給夾住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你吹得也沒邊了，你就是有兩下子也不至於這樣。好！既然如此，唐姓子，我叫你能在我跟前打過十個照面，我奚金哥就不姓奚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你要在我跟前過去三個照面，我就不姓唐。」他更能吹呀，奚金哥一聽到這，眉梢兒氣的直動：

「好，唐姓子，你……」剛要說「看刀」，還沒等動，唐姓子就過來了。

「著棒槌，打腦袋！」

「嘿！」奚金哥擺刀往頭上招架，結果他喊上頭打下頭「蹀子骨」，說聲：「左耳朵」，實際又奔右耳朵來了。

奚金哥想，這小子是個滑頭，這怎麼打仗嘴還不老實，說上邊，打下邊，說扛邊，打右邊。他這叫手打仗，嘴幫忙，長了也真夠我戲啊！

唐鐵牛心想，我就跟他耍寶吧！論真本事恐怕我不是他的對手。唐鐵牛跟他打了三兩個回合之後，突然一聲大喊：「停！」把奚金哥嚇了一跳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「剛才我說了！不出三照面兒，就得讓你輸，這回到了照面兒了，我呀，給你亮點絕招兒，叫你開開眼界，我看過《奇門遁術》，能夠聚神遣將，知道不？我今天念個咒兒，聚來金甲神，用不著我動手，就能把你們全給綁起來，你們信不信？」

奚金哥把刀一撤，微微一笑：「姓唐的，我們都是武林世家，練武行俠之人，根本就不信這套。怎麼著，你還會念咒？」

「當然了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離地三尺有神靈，爾等今天要不信，看我給你顯神通，叫你見識見識。」唐鐵牛從容不迫，煞有介事，他這是吸引眾人的注意力，好給弟兄們創造逃走的机会。唐鐵牛在這裝模作樣，把兩棒槌擡一個手上，右手手指頭這麼一捏咕，「嗨嗨嗨，得得齊，得得賀，阿門亮，阿門紅，阿門拉托。」

正因為他嘴裡說的，大伙都聽不懂，所以這伙人就更要聽，全都聽傻了，這叫什麼咒哇！這幫賊一個個眼睛瞪得像豆包，就等金甲神了。他真能把神聚來嗎？他們正看著唐鐵牛呢，忽然有人喊：

「哎哎哎，那幾個人跑了。全上房了。」

花雲平、王亮、金貴三個人聽唐鐵牛一念咒，知道到時候了，一縱身全上房了。有人一喊，眾賊一散神，唐鐵牛「噌噌噌」也蹦上了房頂。奚金哥一看：好小子唐鐵牛哇，我們受他騙了，「追！」嘍兵們嘩——一起往上擠，都奔這方向來。

唐鐵牛上房後，房上有幾片碎瓦，他揭下來，嗖嗖嗖，往下就打，先過來的幾個賊被瓦片給打得鼻青臉腫，頭破血流。唐鐵牛連躡帶跳往前跑，奚金哥躡上房後緊緊追趕，他是專奔唐鐵牛來的。別看唐鐵牛連躡帶跳速度不慢，可也落不下奚金哥，奚金哥外號叫鑽雲燕子，說明他身輕體快，非同尋常。唐鐵牛想，壞了，我是落不下他了，這小子要追上我，決不能跟我善罷甘休，也不知我的弟兄們跑沒跑了。

「小子呀，你敢追我，我念咒你跑不了。」他還吹呢。

奚金哥說：「我聽你這套嗎？小子，你念『倒頭經』吧！已經命在我手了。」

眼見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，唐鐵牛心想，這回可壞了。他由房上忽然蹦到地下，由地下忽然又蹦到房上，忽上忽下地就繞開磨了。眼看奚金哥追上來了，唐鐵牛發現地上有個髒水桶，提起水桶一轉身：「著寶貝！」，照著奚金哥迎面就打過來了。

奚金哥正追著，突然看見一個黑不溜秋的東西來了，一閃身，「叭嘍！」水桶掉到地上，水也灑了，裡邊的茄子、爛柿子濺了奚金哥一身。

「哎呀呀，什麼玩藝兒這麼臭哇，好哇，你可真損，你給我站住！」

噔噔噔，就這麼一楞的工夫，唐鐵牛就把奚金哥甩掉了。

唐鐵牛跑到後山，發現前面有一個花園，唐鐵牛對這個地方瞅著眼熟，徑直走進花園，一看面前是座繡樓，他鴨蹠鴨蹠就走上樓來。這時候，眼見著東方漸亮，看樓窗燈光照映，裡邊有人在說話。

「姑娘，你怎麼不睡了？」

「前邊那麼亂，很想去看看呢，我也睡不著。」

「我給您倒杯茶吧！」

「不用了，我不渴，丫頭，你到外邊看看，到底前邊出了什麼事兒啦！這陣子動靜好像小點兒了。」

「噢——」唐鐵牛忽然想起來了，這時蓋嬌娘的繡樓，蓋世英的女兒就在這裡住。我給她治過病。她怎麼沒死呢？我加倍用藥，想毒死她，她還沒死？唐鐵牛正琢磨著自己是進是退呢，丫鬟正好一開門：

「喲！——誰呀？」

「我——田大夫。」

「哎喲！把我嚇一跳，田大夫呀？怎麼這麼早您就來了？」

「嗨！別提啦！是昨天晚上大寨主把我請來的，住這兒啦！說讓我給姑娘再看看病，我住在前大廳，也不知出什麼事啦！說山下來了什麼人啦！真刀真槍的乾，我哪見過這個呀！嚇得我就跑出來了，我一看這是花園，乾脆吧！順便到樓上看看姑娘的病怎麼樣吧。也是為了躲躲前邊的這個大亂子，別說人打架，就是狗打架，我看見心裡都哆嗦，我上這兒避難來啦！」

「噢，那好！姑娘啊，您的恩人田大夫來了！快進來！進來！」

蓋嬌娘在屋裡說：「喲！田大夫，快請進來！」姑娘早已穿好衣服，由打屋裡迎了出來，唐鐵牛可就進來了。姑娘向「田大夫」萬福下拜：

「田大夫，我謝謝您，要沒有您呀，我早就死了。田大夫，快請坐。」

「罷了。」他倒會裝相呢！姑娘旁邊把椅子搬過來，叫唐鐵牛坐下。唐鐵牛心想，那回藥劑子那麼大，她怎麼倒好了呢？其實呀，那次白大夫下藥膽小，劑量不夠，唐鐵牛一胡來，加大劑量，歪打正著，姑娘的病反而倒盡快好了。

「田大夫，您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我跟丫鬟說了，昨天晚上來的，聽到前邊打仗我害怕，一宿沒睡，天剛亮，我就到這避難來了，看看小姐。」唐鐵牛上次給姑娘治病，沒有面對面地看見蓋嬌娘，這回他借著曉窗燈光一看，這姑娘長得可真漂亮，雖然不說絕代佳人，卻也獨具一種魅力，小圓臉，面色光潤，兩個眼睛不太大，眼梢稍微有點往上吊，那叫鳳眼，目光清澈，猶如甘泉，這五官配到她的臉上，沒有不合適的地方，一說話臉蛋上一邊一個大酒窩……嘿！個頭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真是颯爽英姿，沒想到蓋世英有這麼個好女兒，不過，這姑娘你的命運可真不好哇，等滅山之後，你也得跟著挨刀啊！這是鐵牛心裡話，當面可沒說。

「蓋小姐，病好了嗎？」

「好了，多虧了您，您真是妙手神醫。」

「噢！」唐鐵牛心想，他奶奶個孫子的，我還成了妙手神醫啦！

「哎呀，光說話了，田大夫您喝茶，這有點心，您早點還沒吃呢，先墊補墊補吧。」

「不客氣，不客氣。」唐鐵牛一看，這都是高級點心，一看到點心還真有點食欲了。剛才折騰了半宿，也真有點餓了。心想，我鬧個撐死鬼，該吃就得吃。唐鐵牛伸手抓點心，一下子就有半斤，「叭嘍叭嘍」就吃上了。

正這時候，聽外邊一陣腳步聲，有人走進花園。

「嬌娘啊，有沒有人上樓哇？」是蓋世英的聲音。

「是我爹呀！丫鬟，給我爹開門去。」丫鬟把門推開了。

「大寨主，您要找誰？」

蓋嬌娘這時也站起來，迎到樓門：

「爹，沒有什麼人上樓。前邊出什麼事了？」

「他們大宋朝的官兵已來到安平鎮，昨天晚上派了好幾個人來探山，現在已經跑了幾個了，有一個往後山來了，就是那個婁子唐鐵牛，他沒到樓上去嗎？有人看見他進了花園了。」

「哪有什麼唐鐵牛哇！就是給我治病的那個田大夫。」

「啊？田大夫？」

「田大夫長的也婁，你們看錯了吧！」

「孩兒呀，不對，田大夫就是唐鐵牛，我聽人說了，他曾經化裝上過山，頭一回差一點壞了事。孩兒呀，把樓門給我擋住，把唐鐵牛給我拿下。」

蓋嬌娘一聽，喲！這怎麼田大夫成了唐鐵牛啦！往裡邊一看，「爹！壞啦！人沒了。」

蓋世英幾步走上樓來，到裡邊一看，人真沒了，「剛才他在哪兒？」

「剛才就在這兒坐著。爹，我的病還真是他給治好的。」

「孩子，那是白大夫給你看的，他根本就不會看病。這個婁子跑哪兒去了？」

蓋世英到樓窗邊這麼一看，下邊有人嚷：「大寨主，唐婁子跳樓跑了，往後山去了。」

「追！」

這些賊寇，「通通通，」奔後邊跟去，蓋世英下樓正要往後走，忽聽有人喊：

「大寨主，抓著了。」

等蓋世英來到後山坡，見唐婁子已經掉進陷坑之內，唐鐵牛由於慌亂，分不清什麼道啦！不小心掉進坑內，再想往外蹦，人家已經給圍住了。「綁起來！」勾桿套索，連拉帶拽，把唐鐵牛綁了個結結實實。「走走走，」拽到了中山寨的聚義廳，蓋世英坐在當中。

「來呀，把那個唐婁子推進來。」

這幫賊一個個咬著牙，瞪著眼，拿著家什，看那樣子，唐鐵牛一進來他們就能把他生吃活嚼了。

唐鐵牛根本不在乎，他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大廳。

有人喊了一聲：「跪！」

「不跪。我上跪天，下跪地，中跪父母，怎麼能給你們這幫傷天害理，毛賊草寇下跪呢？我怕髒了我的磕膝蓋。」

「哈哈！唐鐵牛，我佩服你，佩服你的膽量。你這是第二次探山了，頭一次你假裝田大夫，讓你僥倖逃脫，沒想到你還敢二次再來，不過今天，你可走不了了。」

「大哥，大哥，把他給剝了。」「大哥，把他殺了。」幾位寨主紛紛吵嚷……

「且慢！唐鐵牛，我先問你，是誰把你領過飛雲橋的？」

唐鐵牛一撇嘴：「你們把飛雲橋視作神秘之物，在我們看來飛雲橋不足為慮，如走平地，可以隨便出入，大宋官軍中有的是能人，我們這不是輕而易舉就過來了嗎？」

「今天晚上你們來幾個人哪？」

「我說你也不信，你甭管來多少，你不是就抓到我一個人嗎？要殺有頭，要剮有肉，喝血找盆接，任憑你們殺剮存留，就是我死了也沒什麼，這是為國捐軀，你們這伙強盜，傷天害理，殺人害命，採花盜柳，胡作非為，該報不報，時辰不到，時辰一到，一切都報。小子們，你們不會有好下場。說尖老實話，老爺我也是綠林出身，不過我跟你們不一樣，我是見義勇為，除霸安良，殺富濟貧，專管人家不平之事。別看老爺長的個兒小，辦的事可正大，大仁大義。告訴你說，就是我死了，也不灰心，我早死早脫生，早當小孩吃燒餅，再過二十年我又是一條漢子，還跟你們乾。」

幾位寨主說：「大哥，別跟他囉嗦，把他剮了，要不然，開膛掏心。」

「用不著，我蓋世英辦事是大仁大義，不是鼠肚雞腸之輩。姓唐的，就說你們狀元府裡，我雖跟你們有仇，但也要分三六九等，該殺則殺，該留則留。今天我先不殺你，等我把你們全拿住之後，最後一起處置。來呀！嘍兵把他推到後山，押到石洞。」

「是！走，走吧。」

「大哥，殺了他得了，留這個婁子將來也是後患。」

「你們知道什麼？有他一個我可以釣來一幫……」

唐鐵牛被他們推到後山一個石洞裡，進來一看，黑咕隆咚，聽身後「嘎嘯」一聲，把門給鎖上了。這陣外邊雖然天已大亮了，可裡頭仍和黑夜一樣，唐鐵牛仔細聽了聽，裡邊好像有窸窣有聲，接著有人問話：「誰？」

「你是誰？我是唐鐵牛。」

「唐鐵牛？我是雷霆啊！」

「哎喲，我們正在打聽你的消息，不知你是死是活，你怎麼也被人家給抓起來了？」

「我來的那天，就有人走漏了風聲，他們就把我抓起來，押在這石洞裡。唐都尉您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咳！我們探山，叫他們給抓到這石洞裡了。別害怕，等到我們弟兄們攻山滅寨，咱哥倆就有救了。」

唐鐵牛和雷霆押在裡頭一天多，第二天傍晚黑的時候，只聽「咕咚」一聲，石洞開了，外頭站著兩個嘍兵，說：